记者节随想

李成殿

又到十一月八日。

这一天，对于别人，不过是深秋里一个寻常的周日。而对于新闻工作者，却是刻在骨头上的一个数字——第27个中国记者节。

一早起床，窗外飘着小雨。这是入冬第一场雨，把天地都洗得安静下来。我坐在窗前，看雨丝斜斜地落，窗子的玻璃上挂起了一串串水珠。这样的天，让我心里很沉静。

我起身，拉开书柜，取出一本本荣誉证书，红的、黑的、烫金的封面已有些褪色，边角起了毛。雨天的光线暗，奖章不怎么反光。没有阳光，它就自己亮着，亮在一个老记者的手心里。

那一年，我高中毕业，当时考大学的门已经关上。我以为天大地大，凭一支笔就可以闯天下。命运却没给我那样顺的剧本，我回到村里，当上了一名农民。

寒风里挖渠，泥水里筑坝，一担土百十斤，扁担压在肩上，一步一个坑。苦活、重活、没人愿干的活，我都干过。下雨天最难熬，泥地化成一片浆，鞋子拔不出来，人就往泥里陷。力气不是天生的，是泥土和雨水，还有汗水，硬生生把一个人夯出来的。

也多亏了这副体格。后来，我以特种兵的身份走进原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。脱下农装，换上军装，枪托抵肩的那一刻，我知道，人生的又一道门开了。

部队是一所最严格的学校。射击训练时，我学会了屏住呼吸、稳住心神，扣下扳机的那一瞬，眼里只能有靶心。后来我又学了开车，成了一名小车驾驶员，方向盘在手，哪儿都能去，什么时候都准点到。这些活计，看似与新闻毫不相干，可如今想来，哪一样不是记者的功课？射击练的是专注，开车练的是准时。新闻这一行，不就是要在万千杂音里盯住真相那个靶心，在风里雨里准时赶到现场吗？

从田野到军营，从钢枪到方向盘，我绕了一大圈，最后，才走上了新闻这条路。

可我从不觉得那是一条弯路。我常想，一个记者如果没闻过泥土的腥气，没在泥泞里拔过腿，他写出来的字，多半是飘着的。

新闻这行，我一干就是三十余年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是穿过军装的兵，又是一个靠稿纸和钢笔吃饭的记者。

所以我给自己立了几条规矩。不说假话。话要真，文要实。笔底下，不添油，不加醋，不把白的写成黑的。一个记者，只要说过一回假话，那支笔就再也不值钱了。

不趋炎附势。不因对方位高权重就笔下留情，也不因对方无权无势就轻慢敷衍。笔是公器，只认事实，不认人。

关注和关爱弱势群体。那些声音最轻的人，往往最需要有人替他们说话。

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唱响时代主旋律。这一条，我更不含糊。

我这一生，满鞋沾土，走过晴天，也走过雨天，泥里水里的路，一步没少踩。我愿做这样一个泥土里滚出来的记者。

永远陪着我

王志龙

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，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细长的光斑。我匆匆穿好衣服准备上班，今天周六开例会，比往常要去早些。突然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，以为是同事催着开会，心里嘀咕着接起来，电话另一边传来父亲低哑的声音：你妈……走了。

我瞬间大脑一片空白，喉咙好像被重重的铅球堵住一般。要知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结婚后不能亲手吃上母亲做的面条，但是每年的这一天早上都会接到母亲的电话：今早吃面条了没有？这是家乡的风俗。

半天回过神来，我才对正在做饭的妻子说：“妈走了。”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窗外有麻雀在叫，窗外飘来邻家做早餐的香气，世界还在正常运转，只有我的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后来怎么下的楼，怎么回的老家都无从记起，记忆像被雨水泡烂的纸页，只剩下挡风玻璃上不断后退的树影。回家的路走过很多次，这一次使用了导航，只为以最快的速度回家，导航里似乎机械重复着“前方五百米右转”，我还是走错了路。

老家院门半开，院里院外站满亲戚和左邻右舍的邻居，父亲坐在门前杏树下的石凳上猛烈地抽烟，烟灰落了一裤腿，他却浑然不知。他抬头看我，眼眶更红了，只是指了指堂屋。母亲躺在门板上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外套，左胳膊弯曲着，像她最后还在忙着干农活……

院子里的火盆烧得正旺，我蹲在火盆前添纸钱。火焰卷起的热风里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发烧，母亲也是这样整夜守着，用湿毛巾一遍遍擦我的额头。

午后太阳刺眼，乡亲们扛着铁锹往山上走，纸灰在风里飘。我走在最前面，阳光透过茂密的松枝，在山野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然而，就在仪式结束，最后一抔土撒上母亲坟头时，天空不知何时已暗下来。紧接着，第一滴雨砸在坟上，接着是第二滴、第三滴，转眼间就成了瓢泼大雨。我没有随众人快步下山，而是依旧站在原地，任由雨水浇透衣装。雨幕里，我仿佛看见母亲站在山坳处，穿着那件藏蓝外套，正朝我挥手。她的伞被风吹得歪向一边，却还在笑着，像从前每次我离家时，她站在村口在说，开车慢点。

雨越下越大，待我离开时，回头望去，新坟被雨水洗得发亮，像一颗刚剥开的青杏，还带着泥土的腥气。

老屋大门的屋檐下，一家人静静地坐在一起，谁也没有说话，雨没有一点儿要停的意思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大家都没有睡意。像在等一个永远回不了家的人。

眼前漫天雨幕，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温润如初。母亲啊，我幼时过生日，您总笑着让我许个大大的心愿，说生日愿望最容易实现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要许下一个最大的愿望——无论您在哪里，要永远陪着我！

九月柿熟

王庆新

入了九月，天一下子就稳下来了。不再是夏天那种闷乎乎的热，风一吹，带着点浅浅的凉意。在烟台待久了我才知道，这里的秋天，有烟火热闹的大集报信。

七月核桃，八月梨，九月柿子乱赶集。小时候只当是顺口溜的乡间谚语，如今才懂得，这些老话是土地和四季沉淀下来的生活规律，朴素，实在。

本地人都晓得福山大集的名气，老辈传下来的规矩，三六九，赶大集，沿袭了五百多年。整条集市上，最打眼的，就是成堆成堆的柿子。不是超市里那种规整摆放、包装精致的货品，都是周边农户自家树上摘来的。竹筐堆得满满当当，果子大小不一，色泽深浅错落，看着随意，却格外鲜活。熟透的柿子果皮透亮，轻轻一碰便微微晃动，软得不敢用力；稍嫩一点的，橙红底色里还带着些许青涩，摸起来紧实有韧劲。

筐底的铺垫也各有不同，有的垫着旧报纸，有的铺着硬纸板，还有一筐底下，简简单单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。摊主大多朴实随性，蹲在摊位后面，手边放着一个老式搪瓷缸，有人问价便抬头搭话，没人光顾，就安安静静看着来往人群，或是和邻摊闲聊几句，不焦躁，不刻意。

我在一处柿子摊前蹲了下来。摊主是位五十多岁的本地人，常年日晒的脸庞黑红透亮，指甲缝里还带着泥土的痕迹，一看就是常年下地劳作的人。我挑了几个软硬适中的柿子，他很实在，低头在筐底翻找，又补了两个刚摘下的，说这种放一两天口感刚好。称完重量，又随手塞进来一个熟透的软柿，叮嘱我这个放不住，回去当天就得吃掉。

闲聊几句我才知道，福山周边多山地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，几乎都种着几棵老柿子树。没人刻意精心打理，全靠天时生长，一到九月，满树果实累累，自家根本吃不完，索性挑到集市上售卖。

这下才算真正读懂了那句“九月柿子乱赶集”。不是柿子珍稀贵重，恰恰相反，是秋日丰收太过慷慨。九月柿熟，家家户户硕果盈枝，吃不完、存不住，便一股脑送到集上。不用刻意择期，不用精心修饰，熟了，就上市，随性又热闹。这柿子带着山间的秋露气息，带着农家泥土的温度，是实实在在的日子。

我拎着沉甸甸的一袋柿子往回走，忽然心生感慨，四季从不会敷衍人，时序更迭，瓜果次第成熟。八月品梨、九月食柿，顺应时节，随遇而安，这大概就是普通人最安稳、最舒心的生活。

桥南早餐

赵国经

出家属区东大门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商业街，沿街巷北行150米，是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。小河桥南有一家郭姓夫妻经营的早餐店，门口是流动快餐车，身后是不大的门脸，上书“桥南早餐”。

每日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下斑驳，店里便飘出了阵阵诱人的香气。面鱼在热油中翻滚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仿佛在欢快地歌唱；豆浆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，散发着浓郁的豆香；豆腐脑白白嫩嫩，在碗里微微颤动，等待食客的垂青。

郭姓夫妻今年都是60岁，老家是龙口市南部山区，本想老来到市区靠女儿近一些颐养天年，哪知道劳动惯了的双手总是闲不住。看到小区附近有闲置房屋出租，俩人一合计，就开起了早餐店。老两口都是实在人，开早餐店轻车熟路，妻子负责揉面、炸面鱼，看似瘦弱的女人，揉起面来虎虎生风，每一块面团在她手中都仿佛有了生命，被赋予了最恰到好处的劲道。丈夫则守在豆浆机和豆腐脑锅旁，精心熬煮着每一锅食材。他选用的是当地最新鲜的黄豆，颗颗饱满圆润，经过一夜的浸泡，带着清晨的露珠气息。他说只有用好豆子，才能熬出真正美味的豆浆和豆腐脑。

每天凌晨三四点钟，夫妻俩就开始忙活起来。他们的面鱼，炸得金黄酥脆，外皮薄如蝉翼，咬上一口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里面的面柔软而有弹性，麦香在口中四溢开来。豆浆醇厚香浓，没有一丝杂质，喝上一口，暖意便从舌尖蔓延至全身。豆腐脑更是嫩滑爽口，搭配上特制的卤汁，酱菜也是他们精心腌制的，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。

夫妻俩童叟无欺，从不偷工减料、缺斤短两，每一条面鱼的面团都要过秤，确保大小均匀，用的都是胶东人最喜欢的花生油。说到价格，更是数年不变，面鱼三元一条。无论是附近的上班族、早起遛弯的老人，或是背着书包上学的学生，都愿意来这里吃上一顿热乎的早餐。开业不久，他们的早餐店在街坊邻里赢得了好口碑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每天清晨，店里总是座无虚席，人们一边吃着美味的早餐，一边和夫妻俩唠着家常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小店里，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。

我是老居民，熟知商业街一带的餐饮，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唯有“桥南早餐”小馆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，照亮了这条老巷。店主郭氏夫妻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诚信的力量，让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，都像回了家一样温暖踏实。

我仿佛悟到了生活的真谛，那就是，在平凡中坚守初心，用诚信和品质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。